

四

56553
24

客座贅語卷五目錄

禮樂羣英像

歌章色

查八十琵琶

苦竹君

前記異聞 一百則

三藏塔

長干塔

長干寺金像

長干

少冶先生評李王詩

金陵古城

凹凸畫

金陵南唐畫手

趙母授經

古碑刻

圍中長短句



金陵諸園記

古園

三宜恤

鼠拖卷

許王二公雅量

少冶公注杜詩

南京太廟祀典

上陵

注錄司官

葛雲蒸

國子生中式額數

登第有定命

李祺

建業風俗記

蠍

燕子磯江中龍

冊庫鎖匙

銅儀龍

客座贅語卷五目錄終

客座贅語

卷五目錄

客座贅語卷五

禮樂羣英像

遜園居士輯

竹渡腐儒批

宋嘉定五年黃度作晉元帝新廟於石頭東兩廡設
 禮樂羣英三十六人像葉適爲之記按三十六人爲
 王公導字茂弘謝公安字安石劉公琨字越石祖公
 遜字士雅顧公榮字彥先賀公循字彥先紀公瞻字
 思遠鄧公攸字伯道周公訪字士達應公詹字思遠

戴公淵字若思周公顛字伯仁司馬公承字敬木卜
公壺字望之郝公鑒字道徽陶公侃字士行溫公嶠
字太真庾公亮字元規劉公超字世瑜鍾公雅字彥
胄桓公彝字茂倫陸公曄字士光孔公瑜字敬康孔
公坦字君平何公充字次道蔡公謨字道明顏公含
字弘都孫公綽字興公王公羲之字逸少王公述字
懷祖王公彪之字叔虎王公坦之字文度桓公冲字
幼子謝公石字石奴謝公玄字幼度陶公潛字元亮

歌章色

教坊頓仁曾於正德中隨駕至北京工於音律於中
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於開口閉口與四聲
陰陽字皆不誤常云南曲中如雨歇梅花呂蒙正內
紅粧豔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
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
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何柘湖嘗
令仁以伯喈一二曲教絃索仁云伯喈曲某都唱得
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
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

入律況絃索九宮之曲或用滾絃花和大和鈔絃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或少一彈則舛板矣其可率意爲之哉

查八十琵琶

王亮卿徽州人能詩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之相期於伎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卽四絃俱絕須攜我串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

院楊家楊家世以琵琶鳴酒半查取琵琶彈之有一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瞽嫗最知音連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使女子扶掖而出問查來歷查云我正陽鍾秀之弟子也嫗舊與秀之相與與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苦竹君

友人張玄度名振英雋才也爲諸生有聲神鮮標令飄然人外家四壁而書室內左圖右史焚香掃地穉如也研床筆格楚楚皆有致窻下雜植花卉杞菊倚

而嘯咏自謂不減古人興發輒復豪舉高歌一引數十觴不倦詩多豁刻好林和靖孫太初之爲人每摹而效之字法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得其道佚後以酒成疾而卒間於隙地種竹數十竿因號苦竹君蓋以張廌自況也嘗與余唱和見余修襖閣稿標其佳句賞咏之至今猶感其意余嘗箴君韶年而詩好作苦語乃未四十而沒豈其兆邪遺墨猶存而清音靡嗣悲夫

前記異聞

一百則以皆金陵之事故存之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用

吳孫皓天紀中建康有鬼目菜生黃狗家又有曹菜生吳平家按圖以爲瑞封狗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晉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豹盤及爲羗煮豹炙王曇首家世居馬糞里世號馬糞諸王

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橙至家開視有虫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王僧辨嘗爲荆南得橘一帶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宋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爲中瑞

宋世納后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納徵諸物外有虎皮二枚泰始中又議加豹熊羆皮各二枚

宋齊間扶南等國獻赤白鸚鵡者凡四五又有青蟲不知何物

泰始二年六年獻四眼龜六眼龜八眼龜

宋孝武大明三年廣州獻三角水牛七年永平郡獻三角羊

宋元嘉中有嘉禾一莖九穗

宋元嘉中華林園中荷花二花一蒂者凡六七見

王獻之嘗寫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八分

王濬伐吳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晉元帝大興初有女人陰在腹上當齊下性淫而不產義熙中豫章人有兩陽道重累而生

卞壺死蘇峻之難後盜發其墓見壺髮髮蒼白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

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
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席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荅曰
點則飛去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頃刻震霆二龍乘
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

宋元嘉中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
謂之飛天紉

梁武帝酷好佛法性多含恕勅天下貢獻綾羅錦綺
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翦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勅云期畢便申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
有法大德三字

齊王奐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變生又以
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宋明帝嗜鮓鯪以蜜漬之一頓食數盃鮓鯪乃烏賊
魚腸也又噉肥猪肉至二百斤

宋元嘉中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
彌年又明帝初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啟
梁武帝於鍾山造一佛像長一丈七尺每量輒餘二尺
遍量之至二丈七尺而望之高大如初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裕裕斬之於建康市百里之內
草皆焦而死唐小說載泓遯去得仙與衡山僧語
顏含兄畿服藥過多遂死已而復生終歲偃臥有須
以夢托之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

郗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超死日
爲作誄者四千餘人

周興嗣爲梁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
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
視之心如掬燥泥

此出獨異志與劉賓客嘉話不同

宋前廢帝母太后病危篤呼之不肯往曰病人間多
鬼可畏那可往

東昏爲潘妃造殿未施梁桷便於地畫之但求宏麗
不知精密工匠自夜迨曉猶不副速剔取諸寺佛殿

藻井僊人騎獸以充足之山石皆塗以采色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

梁元帝徐妃無寵帝眇一目帝間至妃許妃預作半面粧待之

東昏因潘妃所生女百日而亡身服斬衰蔬膳積旬左右直長奄豎王寶孫諸人共營肴羞云爲天子解菜

東昏於闕武堂置市賣酒潘妃爲市令東昏小有過失妃輒笞決之因勅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實中

荻

齊鬱林王侍祖武帝疾比危篤私與妃何氏書中央作一大喜字又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

宋明帝多忌諱以駟字似禍字勅改爲馬邊馱

宋前廢帝爲山陰公主立面首左右三十人

宋鬱林王卽位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

鬱林與諸不逞羣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爲笑樂

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易名爲犬子

東昏永元元年七月淮水變赤如血

永元三年七月龍鬪於建康淮水激五里

齊明帝崩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憤遂

脫地帝輟哭大笑

東昏置射雉場二百十六處

東昏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白虎幢七丈五尺齒

上擔之折齒不倦

東昏每出不欲人見之驅斥百姓唯置空宅縣幔爲

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

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

東昏侯潘妃琥珀釧直一百七十萬

梁臨川王寵姬江無畏寶屨直千萬

東昏於諸樓閣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按前此有漢

廣川王海陽坐畫屋爲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

妹飲令仰視畫及它罪廢

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帝兩幸同泰寺捨身爲奴羣

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陳高祖永

定二年五月辛酉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
梁武末年都下用錢每陌皆除其九元帝江陵每陌
又除六文時以爲陽九百六之占

大建十四年陳後主卽位江水色赤如血

隋文帝問監者陳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
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

宋吳郡婦人韓蘭英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
入宮明帝用爲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
書學呼爲韓公

沈約宋書樂志凡歌字皆作哥字

晉納后六禮之文皆稱皇帝咨后家稱糞土臣某頓
首稽首再拜以荅又宋時刺史二千石拜詔書除辭
關板文云某官糞土臣某甲

梁武帝丁貴人生有赤痣在左臂又體多疣子及帝
鎮樊城納之並失所在

元帝徐妃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
白角枕爲詩相贈答

陳宣武章后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

功之服則一爪先拆宣帝柳后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後主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宋文帝卽位後皇后生元凶劭自前代惟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劭二人而已

宋前廢帝號明帝爲豬王建安王休仁爲殺王山陽王休祐爲賊王東海王禕爲驢王

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宋明帝甚諱之江謐常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

宋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

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

宋孝武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

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有白頭烏萬許集於門樓

徐聿之爲元凶所害子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

晉納后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

四時厚八分以應八節皆真書后家答蠹脚書之
魏太武攻盱眙臧質爲將軍北救太武就質求酒質
封洩便與之

王融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

王偃尚宋武帝女吳興公主常僮偃縛諸庭樹時天
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閣詬主乃免

何澗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歌曲卽楊叛
兒一作楊婆兒

齊高帝好水引餅何偃嘗供上焉

東昏潘玉兒有國色齊亡軍主田安啟梁武帝求爲
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
已義不受辱旣見縊絜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
陳後主官娃七寶束帶至宋猶在潤州蘇氏家

沈約腰有紫痣徐陵目有青精

江泌衣敝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饑死乃復置衣中
數日間終身無復蝨

張嘉貞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

澤此出尚書故實又賓客嘉話作劉夢得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唐猶在。

南唐烈祖稅嚴。嘗旱。伶人申漸高侍側。祖曰。聞四郊乃多雨。漸高遽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

元宗母宋太后一日失去。不知所在。數日後訪得之。在方山寶華宮。

後主佞佛。禮拜額生疣贅。行坐手常結印。爲僧寺手削。廁籌於面上試之。

韓熙載家多妓樂。後主密令顧闳中就其會客時寫

之。爲韓熙載夜宴圖。圖中有賓客調其姬人者。烟雲過眼錄又有周文矩圖此事。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鍾。城人盡驚。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

南唐元宗溧水桑樹中生一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左跪。衣襪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漢成帝永始元年。河南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哀帝建平三年。汝南有樹生枝如人。靈帝熹平中亦兩見。

烈祖受禪舊唐有某御厨者來金陵於是宴設有中朝承平遺風長食有鷺鷥餅天喜餅馳蹄餽春分餽蜜雲餅鎗糟炙瓏璫餽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餒馮權給使元宗於太子宮元宗常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中賜權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

南唐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自荷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百千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

盧郢姊爲徐鉉婦鉉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易一字鉉服其工

後主大周后創爲高髻織裳及首翹鬢朵之妝人皆效之

孫忌一名晟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鋒起

後主大周后元宗嘗因其上壽賜以燒槽琵琶后將

卒以此并玉臂釧留別後主。後主以后生平所愛金屑檀槽琵琶附葬。

後主爲小周后於花間作亭窮極雕鏤而狹迫僅容二人與后同處其中。

後主時僧尼犯淫者有司請追還俗後主曰僧尼犯淫使其冠笄乃是遂其所欲姑令禮佛自懺。

沈存中曾於建康見發六朝墓得玉臂釵兩頭施宛轉可以屈伸令圓僅於元縫爲九龍繞之功侔鬼神。王荆公乘驢入鍾山時與路傍村媪語一日媪以麻

綫數縷詒荆公曰煩相公歸與相婆。

秦檜當國有執政出守建康爲諂媚每發書必寫百幅擇而用之。

三藏塔

余嘗至大報恩寺登三藏殿後塔有小塔云是唐玄奘葬處私臆謂三藏自在長安慈恩以何因緣復過江表乃攷晉隆安中延致鳩摩羅什施寺賜額法王尊爲三藏國師寺名白塔後并八報恩疑此是三藏舊塔院誤認爲唐之玄奘耳頃檢金陵新志云白塔

在寺東卽葬唐三藏大徧覺玄奘大法師頂骨之所
金陵僧可政宋端拱元年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
俗名白塔於是始灼然知爲唐之三藏惜所謂塔記
無從可攷梵刹志亦兩存其說而未詳且旣云石塔
唐時建又云宋天禧寺僧可政云云恐誤

長干塔

長干寺舊有阿育王塔梁大同三年高祖改造出舊
塔下舍利及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
短放之則屈爲象蟲形始吳時有尼居此地爲小精舍

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
建立焉中宗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
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之
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
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煖不敢便殯
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至十八地獄隨報重
輕受諸苦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
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
則不復地獄因此出家遊行禮塔至丹陽未知塔處

乃登越城望見長干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見阿育王塔所放光明由是定知有舍利乃集衆掘之一丈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銀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建一層塔十六年沙門僧尚加爲三層卽梁高祖所開者也至南唐時廢寺爲營廬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迹併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爲寺卽其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塔天禧元年改名天禧寺元至順初賜金

修塔塔完之日天花如雨祥光如練滿空者數日國朝永樂中卽其地重建大報恩寺塔高九層純用琉璃爲之其工麗甲古今佛刹矣第不知塔中舍利仍是阿育王塔中所函否舊曾以問寺僧無能詳者

長干寺金像

實錄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稿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令人於光處掇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跌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乃令御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

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響經一載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跌浮出水上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投水於底得佛光豔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會焉歷三十年光跌始具隋文帝徙入長安

長干

金陵新志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壠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官寺

南巷西頭出大江梁初起長干寺按是時瓦官寺在淮水南城外不與長干隔而今日賽工橋西卽是江水流處其後洲渚漸生江去長干遂遠而楊吳築城圍淮水於內瓦官遂在城中城之外別開今壕而長干隔遠不相屬矣

少冶先生評李王詩

外舅少冶公嘗手批李于鱗集唯七言律耳言其詩律細而調高然似吳中新起富翁局體止是華俊精緻若杜工部便如累世老財主家中百物具足卽陳

朽間錯愈見其爲富有也又曰弇州好用古之奇字
奇句湊合一處詩文皆然終不似古之大家滔滔莽
莽無意爲奇而卒亦未嘗不奇者平日論文章之達
者獨首推王文成公曰能道其胸中所欲言婉折暢
快是國朝第一人

金陵古城

曩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倉猝對以東晉
所築今有五城渡是後讀前志知唐韓滉又築石頭
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是有二

五城矣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
城蠡所築在長干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
威王置在石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
城大帝因舊城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
築在長樂橋東一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
吳大帝所築周迴二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
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梁陳因之臺城一名苑城本
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
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

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城卽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冶城東則運瀆俱在今下街口西等處冶城卽在今之朝天宮也琅邪城在江乘南岸金陵鄉金城吳築後主寶鼎元年置亦在上元金陵鄉秣陵城在小長干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冶城東蔣州城隋置於石城檀城在清風鄉謝玄別墅宋屬檀道濟故名白下城在江乘之白石壘靖安鎮唐罷金陵縣築此城因名貞觀七年廢東宮城宋元嘉中修永安宮爲東宮城在臺城東門外金陵府城隋大業六年置湖孰城古縣名宋元嘉中徙越城流人於此在今湖孰鎮白馬城在江寧縣三十里梁同夏縣城在上元縣長樂鄉臨沂城晉僑置在今上元之白常村懷德縣城晉置後改曰費縣在古宮城西北耆闍寺西今鼓樓之西是其地

凹凸畫

歐邏巴國人利瑪竇者言畫有凹凸之法今世無解此者建康寶錄言一乘寺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

各處書言 卷五
暈如凹凸。就視卽平。世咸異之名。凹凸寺。乃知古來西域自有此畫法。而僧繇已先得之。故知讀書不可不博也。

金陵南唐畫手

金陵艾宣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東坡跋其畫云。宣畫花竹翎毛。爲近歲之冠。旣老筆尤奇。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昇州厲昭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矩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

南莊最爲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樓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此圖畫見聞志所紀。在金陵新志撫遺卷中。南唐又有王齊翰工畫羅漢。而志不之載。

趙母授經

宋趙定母金陵人。多通詩書。常聚生徒數十人。張帷講說。儒碩登門。質疑必引。與之坐。開發奧義。咸出意

表○景○德○二○年○子○定○登○第○授○海○陵○從○事○訓○曰○無○飾○虛○以○
沽○名○無○事○佞○以○奉○上○處○內○在○盡○禮○居○外○在○活○民○見○石○
徂○徠○賢○惠○錄○按○此○母○亦○曹○大○家○宋○宣○文○之○流○亞○也○而○
乃○堙○滅○不○甚○著○稱○豈○非○詞○采○不○彰○不○獲○與○李○易○安○朱○
淑○真○輩○揚○芬○藝○苑○惜○哉○

古碑刻

金陵六代文獻之淵藪自唐歷五季宋元名人魁士
代不乏賢金石之章固當不可勝記乃今余所目見
僅吳天璽碑重刻嶧山碑攝山江總持碑唐高正臣

書碑新澤寺宋紹興碑耳改革之際爲人焚毀橋基
柱礎何但魏經礪角磨刀寧唯漢寢以不刊之選貫
與寒烟野草共銷滅於三山二水之間固有識者之
深悲而無名公所竊笑也臧晉叔恒言六朝碑版街
心巨石皆是雖係謔言實有斯理暇日尋檢舊志擇
其文字之尤宜存者志之爲慕古者動遐想焉

南岳碑七十七字

湛尚書門人重勒在臨淮侯園中

秦始皇帝東遊頌德碑

秦泰山碑

秦嶧山碑

二碑在府學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一曰天發神讖碑一曰天璽

碑華覈作皇象書瑣事又定為蘇建今在府學尊經閣下

攝山棲霞寺碑

梁元帝作

鍾山飛流寺碑銘

梁元帝作

晉元帝廟碑

宋葉適撰

開善寺碑銘

梁王筠作

卞公忠烈廟碑

宋胡銓撰

長干寺衆食碑

陳徐陵撰

維摩居士像碑

晉顧長康畫重刻在元戒壇寺蘇魏公有像記見金陵新志

瓦官寺維摩詰畫像碑

唐元黃之文

王羲之蘭亭記

留守晁謙之以家本刻于紬書閣三段石後壁間

齊海陵王墓誌

宋謝朓撰并書

棲霞寺新路記

徐陵作

梁開善寺法師碑

蕭挹書

梁忠武王碑

徐勉造貝義淵書在上元縣黃城村

梁康王碑

劉孝綽文具義淵書上元清風鄉甘家巷

陳景陽宮井闌刻銘

一隋開皇中分書或云煬帝所作一唐開元中江寧丞王震分

書一太和
中篆書

攝山棲霞寺碑文并銘
江總持撰京兆韋霈書
今重刻存

大莊嚴寺碑
梁江總撰

顏氏大宗碑
二碑顏真卿書在上元金陵鄉乾道中
移入府學其碑座尚存故地猶名顏碑

衝

顏魯公放生池碑

唐明徵君碑
高宗御製侍相王書高正臣書王知敬
篆額今存

莊嚴寺僧旻法師碑
梁元帝作

草堂寺約法師碑
梁王筠作

佛窟寺碑
孫思撰在牛首

蔣莊武帝廟碑
徐鉉文

方山上定林寺碑
元虞集文

李太白讚寶公畫像
吳道子畫李太白贊顏真卿書
趙子昂又書十二時歌

福興寺碑
尚書許某文張從申書

南唐五龍堂玄元像記
徐鍇文在石城

李順公碑
高越書在西門外石子岡下

南唐追封慶王碑
在城南婁湖橋韓熙載作徐鉉篆
額

德慶堂題榜
李後主書宋僧曇月刻石在清涼寺

寶華宮碑

南唐行書入品方山

宋仁宗飛白書

乾道八年留守洪遵刻之華藏寺

高宗孝經

晁謙之刻石郡學

祈澤寺宋紹興祈雨碑

高座寺雨花臺記

宋馬光祖文并書

南唐采齊丘鳳皇臺詩

石在臺上

明道先生祠記三

宋朱熹游九言真德秀文馬光祖跋

忠襄楊公祠堂記

宋魏了翁作

八功德水記

宋梅摯作

本業寺記

南唐僧契撫作東山任德筠書

定林寺記

朱舜庸文秦鑄書

道光泉記

王安國作

王介甫平甫此君亭竹詩

在今府學中石已斷碎

張文潛書太白鳳皇臺詩

馬光祖書跋倪屋刻石臺上

蘇子瞻書漁家傲詞

送王勝之在白鷺亭

江寧府涼館記

宋呂升卿建元時敏記米芾書

金陵雜咏

黃履詩溧水尉周沔書刻江寧府治

子隱堂記

梅摯作

東冶亭記 梅摯作

高齋記 胡宿作

二水亭記 史正志作

新亭記 史正志作

開善寺修誌公堂石柱記 唐李願行作

義井記 李迪作

太平興國寺碑 元虞集作

崇禧萬壽寺碑 元趙世延作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文

圍中長短句

李後主在圍中猶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詞云櫻
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
闌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柳低
迷嘗見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意不在書耳此出
西清詩話當時江南被圍自開寶七年十一月至八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城破宋祖令呂龜祥詣金陵籍
煜圖書赴闕下得六萬餘卷其為後主與黃保儀聚
焚者又不知幾許也後主之好文如此故非庸主其

詞是臨江仙調悽婉有致

金陵諸園記

弇州遊金陵諸園序謂李方叔記洛陽名園十有九若金陵中山王諸邸所見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錦衣之東園清遠者有四錦衣之西園次大而奇瑰者則四錦衣之麗宅東園華整者魏公之麗宅西園次小而靚者魏公之南園與三錦衣之北園度必遠勝洛中蓋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檜栢而無石方叔記中不稱有壘石爲峯嶺者可推已所記諸

園凡十有六一曰東園記稱近聚寶門稍遠園在武定橋東城下西與教坊司鄰今廢圯二曰西園在城南新橋西驍騎倉南記稱鳳臺園誤其隔弄者乃鳳臺園也今再易主屬桐城吳中丞三曰鳳臺園記止稱鳳皇臺此中舊有一巨石爲陳廷尉載去今廢爲上瓦官寺四曰魏公南園本徐八公子所創後轉入魏公在府第對門五曰魏公西園在賜第之右多石而偉麗爲諸園之冠六曰四錦衣東園在東大功坊下七曰萬竹園在城西隅地大皆種竹今爲王計部

張太守許鴻臚分有之八曰三錦衣北園在府第東
弄之東九曰金盤李園在卞忠貞廟西今廢圯十曰
九公子家園在府第對門十一曰莫愁湖園在三山
門外莫愁湖南今圯以上皆中山王諸邸所有也十
二曰同春園齊王孫所創在南門內沙窩小巷今爲
它人分據十三曰武定侯竹園在竹橋西漢府之後
十四曰市隱園在武定橋油坊巷卽姚元白所創者
今南半爲元白孫憲副允初拓而大之北半爲故侍
御何仲雅改名足園矣十五曰武氏園在南門內小
巷內記稱武憲副之第非乃憲副之叔名易者今數
更主十六曰王貢士祀園在聚寶門外小市西之弄
中其門北俯城壕貢士官縣令當弇州官南都時諸
園如顧司寇之息園武憲副之宅傍園齊王孫似碧
之烏龍潭園皆可游可紀而未之及也

古園

古園苑之在志者華林園本吳宮苑晉及陳皆名華
林在臺城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宋元嘉中以其地爲
北苑後改今名顏延之有三月禊飲詩序上林苑在

雞籠山東歸善寺後宋初築於玄武湖北孝武立名
西苑梁改名上林博望苑在城東七里齊文惠太子
所立沈約郊居賦云睇東嶽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
昔儲皇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謝玄暉詩魚戲新荷
動鳥散餘花落卽此婁湖苑齊武帝築青溪後宮作
婁湖苑青林苑在籬門亭北靈丘苑齊武帝立在新
林界方山苑在方山側齊武帝立江潭苑在新林路
西梁大同初立西園晉安帝元興三年桓玄築於冶
城芳林苑一名桃花園一名芳林園齊高帝舊宅在

古湘宮寺前芳樂苑齊東昏卽臺城閱武堂爲芳樂
苑在今覆舟山前小教場地建興苑梁立於秣陵里
在秦淮南岸玄圃齊文惠太子立在臺城北南苑宋
有之在五官寺東北桂林苑南朝宮苑記在落星山
之陽東籬門園梁何點所寓內有卞忠貞冢卽今冶
城西地一云卽烏榜村南唐北苑徐鉉有北苑侍宴
賦序云望蔣嶠之嶽峯祝爲聖壽泛潮溝之清淺流
作恩波在城北金波園南唐未詳其處烏衣園在烏
衣巷之東王謝故居一堂扁曰來燕馬光祖新之堂

後植桂亭曰萬玉香中梅花彌望堂曰百花頭上其餘亭館皆佳東園在東冶亭側沈約郊園在鍾山下約憩郊園和約法師堂詩云郭外三十畝欲以貿朝饘繁蔬既綺布密果亦星懸謝朓有和沈祭酒行園詩沈慶之園在婁湖柳元景菜園在秦淮南陸靜修茱萸園在鍾山半山園在報寧寺王半山詩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又云孫陵曲街去吾園數百尺繡春園宋高定子記舊社壇東行宮養種園在宋江寧府東城外馬光祖修按古園苑多屬官家遊幸之所士大夫所居自二沈柳王而外未甚有灼然可紀者也然亦豈能如洛陽之諸園與夫金谷午橋平泉爭盛哉國初以稽古定制約飭文武官員家不得多占隙地妨民居住又不得於宅內穿池養魚傷泄地氣故其時大家鮮有爲園囿者卽弇州所紀諸園大氏皆正嘉以來所創也

三宜恤

南都徭役繁重所以困吾百姓者多矣近年當事者加意剷除始稍有甦息之望向有議裁寄庄戶之兼

并禁質舖之罔利與搜富戶之非法者其說固亦有見第余嘗聞姚太守叙卿之言曰均賦者不宜苛摘寄庄戶寄庄戶乃無田者之父母也今寄庄戶冒役太重勢必不肯多置田彼小民之無立錐者安所倚命乎寄庄戶以田一畝予佃戶種必以牛與車予之又以房居之計一歲所入畝之中上者可收穀二石以其半輸之田主而佃戶已得一畝之入矣是寄庄戶不惟無害於民且有利於民卽田連阡陌其仰給者不啻衆也何以尤其兼并也方司徒采山之言曰

質舖未可議逐也小民旦夕有緩急上旣不能賚之其鄰里鄉黨能助一臂力者幾何人哉當僭迫之中隨其家之所有抱而趣質焉可以立辦可以亡求人則質舖者窮民之筦庫也可無議逐矣王太守元簡之言曰往日海中丞在吳中貧民有告富家者必嚴法處之一時刁許四起富戶之破亡者甚衆此大非是邑有富民小戶依以衣食者必夥時值水旱勸借賑貸須此輩以濟緩急雖一村有一富者近村田房不免多爲所有然必是貧者方賣賣於他人與賣於

富家一也。且富家自非豪惡，閔不畏法者，豈必盡謀占而計取之。假令摧剝富民，富者必貧，闔百千萬室而皆赤貧，豈能長保。三先生之言，皆深思遠慮，與浮見者不同。因表而出之，以諭於當事者。

鼠拖卷

嘉靖庚子科第八十三名舉人顏芳，其硃卷已爲房考抹擲案下矣。倏而又在案上，再擲去已。又復襍於所取卷中，房考心訝之，因再擲於地。假寐榻上，俟之。則羣鼠共抱自地，而置諸案也。因取以中式，出棘後。

詢芳曰：爾家必有陰德，不然何以鼠爲拖卷。若此，芳對曰：不省有何陰德。第三世以來，戒不畜貓耳。余嘗舉此，似客客因笑曰：物莫小於蟻，宋公序一爲橋而領取狀元宰相，又莫賤於鼠。顏嗣桂三世不畜貓而芥拾舉人，勿以善小而不爲，豈不信哉。又進而求之，狀元宰相人世之極榮也。若何僅爲南柯郡中報功之典，保穿墉之牙，而受報於塲屋。天之於鼠子，何若是重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其亦可恍然而悟也。夫。

許王二公雅量

前輩酒德之美使人欲傾家釀者無過石城先生先生飲可二斗許年至八十與客飲終日笑語獻酬交錯玉山乍頽金波猶寫真盛德士也其次莫如方伯王與竹公公名橋舉萬曆甲戌進士飲差踰石城先生對客以大尊置坐側計壺命侍者溫而進之盡其所有而罷而飲噉猶不輟竟日陶然嘗至一中貴所以十大碗一百小杯進公徐飲畢酩酊策馬而歸公七十時余有詩祝之曰遺風自許從先進古道真堪

也。式後生胸次幾曾忘坦蕩口端終不挂譏評皆實錄也。

少冶公注杜詩

少冶先生嘗批點杜律虞注今止記其二條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注云鼎足之功不可謂不大自孔明視之直一羽毛耳霍光知此安能赤宗又蜀主窺足幸三峽注云窺字不妥征字事體又大後見澹園筆乘解前二語正與此同

南京太廟祀典

工部尚書丁敬宇公爲余言估修 奉先殿入殿中
瞻望殿所祀者六室一爲 德祖二爲 懿祖三爲
熙祖四爲 仁祖五爲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
后六爲 仁孝皇后顯祀 仁孝蓋以 成祖在御
日未定都北京故祀於南太廟後長陵肇建 太廟
立於京師南京大內崇奉如故而升祔之禮不行故
所祀唯后一位也

上陵

上陵之禮南京文武官凡八次其在京師止清明與

霜降耳京師之禮是嘉靖時所定舊亦與南京同嘗
時更制不知何以不並行南京不可解也 萬壽聖

節百官於禮部拜 賀後吉服詣 孝陵行香京師

各陵乃無此舉庚戌余隨諸公後行禮光祿吳公達

可太常劉公曰梧每講求於此以爲 世廟以八月

初十日生而是日適爲 高皇后忌辰故拜賀後遂

詣 陵行禮隆慶中踵而行之以至今日果如所言

賀壽與祀 陵禮並行似亦不可不一爲釐正也

注錄司官

前通山令路公九同舉隆慶丁卯鄉試萬曆中夏夜
露坐大中橋宅之中庭忽體倦趣臥入室有二皂衣
人尾其後呼之同往久而至一官府殿宇鬼麗甚有
冕黻貴人坐於上公庭謁之貴人曰呼若至無它此
中缺一注錄司官須汝銓補耳公駭汗伏地泣而請
曰舉人年幸未老家赤貧而子幼若拜此命則一家
之生路斷矣希別簡賢良活此螻螿言訖淚雨下貴
人曰此官職殊不庠命左右試引至其所令觀之人
遂引公至一官府其制差小於前所見而鬼麗相埒
穿堂後至密室中置朱棺扃鑰甚固左右指而告公
曰此卽而所饗用也復引至貴人所貴人問曰地佳
否若竟願居此否公復泣辭如前貴人愀然久之曰
若旣堅不欲不汝彊也令左右縱使歸旣歸而颯然
如夢覺公後數年始謁選爲通山令家頗饒年至七
十餘而卒卒時亦無它異

葛雲蒸

葛雲蒸名如龍爲應天諸生婁試不利謝去之隱於
鳳皇臺畔初治居曰竹護齋有竹數百竿又建閣竹

中甚窈窕。後徙於上瓦官寺之北山麓。甫構架掘地。得一巨石。數人舁起之。而泉泓然出其下。爲詩極力。法唐人時有佳語。沈大令生子。亟稱其鶯聲。嬾出村之句。余嘗爲之序。字法歐陽。率更年七十餘而卒。亡子。

國子生中式額數

應天國子生中式。有謂以三十五名爲額者。有謂以三十名爲額。而其五名乃雜流者。歷考前科試錄。殊不然。兩畿一百三十五名之額。定於景泰之四年。鄉

試後。是年應天所取。至二百五人。而以國子生中式者。僅十八人而已。天順三年。應天中者。一百三十五名。以監生中式者。九人而已。至嘉靖之戊子。僅十人。辛卯。僅四人。而甲午。驟增至三十二人。丁酉。至三十五人。顧第未深考。豈時有因事爲之。建白者邪。自後或遞增。遞減。無恒數。至己酉。僅十五人。壬子。僅二十一人。乙卯。僅二十人。戊午。至二十六人。辛酉。至二十七人。甲子。至二十五人。而諸所稱雜流者。已盡禁。不與登賢書矣。時諸曹六館士。亦安其常。或羸或絀。未

有譁者。至丁卯以議去皿字號。明示裁抑國學之意。於是中式者僅八人。考試官謁廟之時。諸士羣聚而譁之矣。疏聞。諸生頗入嚴譴。而額數乃定爲三十五名。自是庚午以恩貢加額足五十名。癸酉足三十名。其後多至三十。少至二十六。而大略以二十八名爲常。則丁卯後沿而相因。不敢爲之議減也。乃知天下事因其舊。則人情相忘於無言。卽少虧於額。而不敢議。惟明示以裁抑。而更舊制。則一激而閔。亟揀其弊。反爲常額。以徇之。迄今奉加額三名之。恩詔而

人人猶上書以爭。不肯靜矣。嗚呼。議天下事。真不易哉。

登第有定命

妻大父王西冶公爲諸生。最有聲。大京兆某公奇之。延以教其子。正德丁卯鄉試。闈榜將終。不見公名。某公大言於主考曰。我應天學中。如王鑿者。國士無雙。何以不入彀。若無此子名。榜不可出也。乃令徧搜諸卷。字號得應天者三十人。一一拆之。皆非公。某公快快甚。至二十九卷。主考與監試曰。天明矣。不容更待。

某公不得已以二十九卷人名填榜既發其第三十卷猶在案上試拆之乃西冶公也因共嘆以爲定命不可彊乃爾後公貢入京部試以其才必登第趣赴南監比至八月初矣科試已畢司成右公試公彝倫堂記大加稱賞躬送公入場遂以是年登第明年成進士嗟夫某公之愛才而薦引如此其在今日議論多而嫌疑重卽無一人登榜者亦噤不敢開一言矣古今之異如此哉

李祺

李祺爲駙馬都尉韓國公善長之長子也尚臨安公主其九世孫君錫家尚存其誥命與像君錫但據史言祺於永樂初死於江浦而已或言以不歸順賜死然無明證亦初不言其以父罪被囚也惟朱鷺建文書法儼坳錄載之曰祺以父罪囚於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死之且注曰獨見史翼未及入譜不知鷺從何得之按史言韓公暴卒不記其詳君錫言廷臣劾奏上命公歸第次日早命百官往弔其門公遽投繯而死死後臨安公主卽徙宅於聚寶

門外碧峯寺之南夫以其母成穆貴妃孫氏生前之寵高皇帝豈不少念之而忍聽其女出於郊垆意徙宅必出於上意無疑而祺之被囚當必不謬君錫又言其城外府制與趙梅二都尉府同此則高皇以愛女之故終不使祺之與父駢死也嗚呼可謂義盡而仁至也已公主薨於永樂十九年二子當廢指揮鎮撫未赴官弁州宗戚表言韓公賜死公主尋薨祺以憂卒似未詳確

建業風俗記

王丹丘先生著有建業風俗記一卷其事自冠婚喪祭以迨飲食衣服其人自鄉士大夫秀才以至於市井之猥賤亡不有紀大較慕正嘉以前之厖厚而傷後之漸以濛薄也姑舉其數則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雖不逮先輩亦少涉獵聚會之間言辭彬彬可聽今或衣巾輩徒誦詩文而言談之際無異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猶循禮法見尊長多執年幼禮近來蕩然或與先輩抗衡甚至有遇尊長乘騎不下者又云嘉靖初年市井極僻陋處多有豐厚俊偉老者

不惟忠厚朴實且禮貌言動可觀三四十年来雖通衢亦少見矣又云嘉靖初脚夫市口或十字路口數十羣聚濶邊深網青布衫袴青布長手巾鞞鞋人皆肥壯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於行禮娶親俱有青布褶其人皆有行止今雖極繁富市口不過三五鰲瘦之人衣衫藍縷無舊時景象又云正德中士大夫有號者十有四五雖有號然多呼字嘉靖年来束髮時卽有號末年奴僕輿隸俳優無不有之又云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謹禮法居室不敢淫飲食不敢過後遂肆然無忌服飾器用宮室車馬僭擬不可言又云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或有好事者畫以羅木皆朴素渾堅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園囿僭擬公侯下至勾欄之中亦多畫屋矣它多感刺之言不能具載噫嘻先生所見猶四十年前事也今則又日異而月不同矣石城許先生嘗有述懷詩若使賈生當此日不知流涕又如何嗟乎難言哉

蠍

南都三四十十年前絕無蠍人多白首未見之頃年處處生此蟲余家自乙巳歸自京師每歲夏秋間必見之形差小於京師被螫者痛楚無異蓋疑爲廂笥中攜其種至因遂孳育如此南鄰趙光祿家亦有之按酉陽雜俎江南舊無蠍開元中一主簿以竹管盛渡江江南因此有蠍俗呼主簿蟲又曰蝸牛食蠍以跡規之蠍不復去蠱之螫而爲蝸牛所食物之相制固不在形體間也又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蠱

燕子磯江中龍

嚴文靖公訥爲翰編時使楚藩歸舟行過燕子磯維而登焉雷大作遂入舟解維已而江波大涌噴沫蔽空一龍曳尾自江而下舟如箕蕩人皆股弁公神色不變與客縱目之曰真奇觀也龍徐徐而逝公生平悛悛小心今段乃爾恬穆人皆異之

冊庫鎖匙

南都冊庫在後湖中每月之一六日戶科給事中與戶部主事督理者過湖查勘其門之鎖鑰以一監生

往請於內守備太監所既開卽繳還其鑰匙以一舊黃絨索繫之傳爲高皇后手所製也曾一監生偶捧過寓其妻不知謂繩舊爲易一新者比繳而太監大駭懼詰知其故亟命索舊者繫之監生幸得亡臯銅儀龍

欽天山有觀象臺上皮銅渾儀四隅柱各一龍蟠繞拱之而龍各以一銅銀鐺繫之相傳前幾年風雨中一龍曾飛去人伺而見之遂加鎖自是不復飛矣客座贅語卷五終

客座贅語卷六目錄

梅將軍

金白嶼

策冒同語

舉進士復襲指揮

鼠拖生薑

嚴賓

劉京兆

警世詞餘

海浮贈曲

富文堂聯句

四景聯句

雉山填詞

孫夏工詩

于忠肅公神道碑

夏大理斷獄

康狀元祖墓

五堰
供用船隻舊例

糧船幫次
李敬中

徐居雲
謝小娥

好夸之戒
倪公遷學士

宰相街
立院

君子舍人二衛
平話

南都人物
鴉朝

杜叔循
尤六十

舟檣
南內藏書

番僧
利瑪竇

南京殿廟
載酒亭

繹山記
好石

謔語
弇州評詩

蟾
雅游篇

金陵人物志
赤松山農

梁公雅量
薛九

蔣康之
都城門

外郭門
十四樓

諸橋

洞天十友

多宿山寺

東橋先生論詩

天神圖

府治縣治

平生萬首

祝唐二賦

衡山贈髯仙句

松塢高士圖

客座贅語卷六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六

梅將軍

遯園居士輯

飲虹漫叟批

晉梅將軍廟在聚寶門外雨華臺東祀晉豫章內史梅公蹟也蹟嘗屯營於此地舊名東石子岡後因公名梅嶺岡或名梅蹟營蹟在豫章以書經古文孔安國傳奏上於元帝古文出孔子壁中皆古字也安國孔子十一世孫悉得其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

六卷承詔作傳定爲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獻之
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晉王肅注書似竊見孔傳者
晉皇甫謐得其書載于世紀鄭冲得以授蘇愉愉授
梁柳柳授臧曹曹授蹟蹟奏上其書亡舜典一篇范
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
頭得而獻之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中募遺典始得其
篇自是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皆廢矣按蹟
之有功於書如此今世人第知爲梅將軍不知有傳
古文尚書事

金白嶼

金白嶼山人鸞嘗渡江同舟一人無渡錢且有饑色
金憐而爲代給且飲食之後數年往真州過驛門一
人呼金乃前同舟者也以事問徒銀鎗繫驛中金問
所以其人泣而曰得銀十二銖卽脫械矣金如數與
之後二年金於湖廣江中遇盜登其舟已胠篋矣忽
一人從後遽呼曰此非金先生也邪金應曰是也其
人亟從舟躍而過執金手痛哭告其侶曰此吾大恩
人何以劫之亟哀已囊得銀十三兩腊肉數十觔贈

金臨別語其人曰汝良家子也不宜久爲綠林玷
今曷且休矣其人復垂涕而別嗟乎世有生平受人
恩臨事而反面且下石焉者比比然也使此盜聞之
其不以爲非人也與哉

策冒同語

東橋先生常云同鄉吳公大有官參政以弘治五年
舉鄉試第三名九年舉會試其兩場中五策第一第
三第五道策冒俱云三問而三不知君子以爲深知
三問而三不答君子以爲深答不知何故主司皆列
高等丹丘王先生曰弘治中風氣淳龐若此者人不
以爲誹使在嘉靖中必以是爲關節矣

舉進士復襲指揮

梅損齋名純字一之駙馬殷之曾孫也舉成化辛丑
進士官定遠知縣方於事上罷歸復襲其祖職爲孝
陵衛指揮官至中都副留守私印有賜進士中都留
守之章所著有續百川學海性理彛訓損齋備忘錄

鼠拖生薑

黃紫芝先生名謙字撫之舉成化壬辰科進士授工

部主事初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
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人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
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從公從者問其姓名去
心深啣之公初不知也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
鄉人上錢糧夤緣事發叅送過法司其人當訊鞫遂
坐公受賕削其籍過司日其人大聲曰老鼠拖生薑
公始悟結怨之繇也時梁公厚齋憐公夙知公精岐
黃之業因以玉機微義授之俾熟玩無何皇太后
病諸醫束手梁公薦公於朝一藥而愈遂授太醫
院院判告歸道大行延治者常闐門公工詩善書法
以性好詼諧遂離此禍陳太史善謔錄常記之往往
令人絕倒

嚴賓

嚴賓字子寅號鶴丘正嘉中爲府學博士弟子以羣
閑點齋臺史褫革之字法米帖粗能詩及畫蘭竹所
畜古法書名畫頗多有藤牀藤椅皆藤所成不加寸
木又有棗根香几天然爲之不煩鑿削最稱奇品精
於煮茶茶具皆佳妙文人墨客多與之游往來東橋

衡山諸公之門身長面大口濶語多排調人以嚴敬名嘗爲文彭文嘉等以四六文譴之大怒欲訴於學使者友人勸歸而所譴之文竟不與易至今爲笑柄也

劉京兆

府尹劉公自強中州人也操持嚴峻人不敢干以私嘉靖甲子試士南太宰尹公嘗遣隸持書爲童生道地公距之隸立堂下咕囁不肯去公怒下階拳之落其齒是年公所取童生首乃頂名替考者公覺發置於理它冒籍若詐僞者聞風斂跡遜去送院者僅八十八人督學耿恭簡公定向不得已汰其八人曰例不可廢也

警世詞餘

徐子仁嘗作警世曲調對玉環帶清江引曰極品隨朝誰似倪官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到頭終是草鸞鳳鴟鴞到頭終是鳥北邙道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縱飲十萬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還是少其一暮鼓晨鐘聒得

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
 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鏡中休逞英雄都歸黃土中
 算來不如閒打哄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
 虀甕誰是惺惺誰懵懂其二春去春來朱顏容易改
 花落花開白頭空自哀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
 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訪蓬萊神仙安在哉清閒兩
 字錢難買何苦深拘礙只恁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
 外別無閒計策其三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
 羅也難迴避他世事枉奔波回頭方是可口若懸河
 不如牢閉着手慣揮戈不如牢袖着越不聰明越快
 活省了些閑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別
 人人笑我其四

海浮贈曲

馮海浮贈許石城先生曲 一枝花 跡雖羈天壤聞心
 只在羲皇上客常來談藝圃塵不到草玄堂二十年
 衣錦還鄉居 帝里山河壯荷 皇圖氣運昌且休
 提仰泰山北斗齊名單只看震春雷南宮放棹梁州
 想當時冠羣英賢科第一到如今抱孤貞國士無雙

老山濤到底留清望。空只有松筠節操。更不樹桃李
門牆。玩一會蜉蝣世界。笑一會傀儡排場。起甲第休
看做許史金張。論詞華並不數盧駱王楊。有時節千
仞岡高整。雲衣有時節七里灘輕移。雪舫有時節百
花潭滿引霞觴。再休提你長我長。閒才搔不把在心
頭放。聖明君賢良相。四海昇平。振紀綱。醉也何妨。
尾望長江萬頃。掀銀浪對鍾山一帶。排青嶂。滿金陵
勝蹟。供游賞。任烏兔且忙。喜丰神且康。看春草庭前
歲應長。此詞高華佚蕩。誦之使人有天際真人想。故
與先生之生平稱也。

聶仙秋碧聯句

黃琳美之。元宵宴集富文堂。大呼角伎集樂人賞之。
徐子仁陳大聲二公稱上客。美之曰。今日佳會。舊詞
非所用也。請二公聯句。卽命工度諸弦索。何如。於是
子仁與大聲揮翰聯句。甫畢一調。卽令工肄習。旣成
合而奏之。至今傳爲勝事。子仁七十時。于快園麗藻
堂開宴。妓女百人。稱觴上壽。纏頭皆美之。詒者大聲
爲武弁。嘗以運事至都門。客召宴。命教坊子弟度曲。

侑之大聲隨處雌黃其人距不服蓋初未知大聲之精於音律也大聲乃手攬其琵琶從座上快彈唱一曲諸子弟不覺駭伏跪地叩頭曰吾儕未嘗聞且見也稱之曰樂王自後教坊子弟無人不願請見者歸來問餽不絕于歲時嗟呼二公以小伎爲當時所慕如此豈所謂折楊黃琴則听然而笑者耶頃友人陳蓋卿所聞亦工度曲頗與二公相上下而窮愁不稱其意氣所著多冒它人姓氏甘爲床頭捉刀人以死可嘆也嗟呼彼武夫伶人猶知好其知音者今安在乎哉

四景聯句

陳秋碧與徐髯僊咏四景聯句調曰金索挂梧桐其一

一東風轉歲華院院燒燈罷陌上清明細雨紛紛下

天涯蕩子心盡思家只見人歸不見他合歡未久輕

拋捨追悔從前一念差無聊處慊慊獨坐小窻紗見

了些片片桃花陣陣楊花飛過鞦韆架其二楊花亂

滾綿蕉葉初學扇翠蓋紅衣出水蓮新現金鑪一縷

微裊沉烟睡起紗幮雲髻偏巫山好夢誰驚破花外

流鶯柳外蟬無聊處千思萬想對誰言添了些舊恨
 眉邊新淚腮邊界破殘粧面其三閒堦細雨收翠幕
 新涼透疎柳殘荷又早中秋後新來減盡了舊風流
 無柰新愁壓舊愁碧雲望斷天涯路人在天涯欲盡
 頭無聊處慊慊鬼病幾時休聽了些雁過南樓人倚
 西樓正是我愁時候其四銀臺絳蠟籠繡幙金鉤控
 暖閣紅爐少個人兒共月明纔轉過小房櫳不放清
 光照病容無端畫角聲三弄吹落梅花一夜風無聊
 處天寒水冷信難通孤眠人正怕窮冬又到殘冬做
 不就鴛鴦夢此詞綿麗宛折曲盡個中情景如二公
 者故詞場之伯仲也

雉山填詞

邢太史雉山先生填詞多不傳曾見其咏牡丹一調

云一枝花雕闌百寶妝良夜千金價芳菲三月景富

貴五侯家春色偏佳賽巧筆丹青畫勝蓬萊頃刻花
 護輕寒擺列着孔雀銀屏對芳叢掩映着鴛鴦繡榻

梁州

紅爛熳瓊枝低簇碧玲瓏玉葉交加更有那妖
 嬈萬種天生下恰便似藍橋仙侶金屋嬌娃湘裊拖

翠蜀錦翻霞試新妝脂粉輕捺吐餘芬蘭麝爭誇喜
孜孜相逢着羣玉山頭顫巍巍款步着瑤臺月下嬌
滴滴半籠着翡翠窻紗仙葩煥發端的是天香國色
非虛假你看那玉樓人金勒馬一日笙歌十萬家江
左繁華尾從今後刪抹了芭蕉夜雨燈前話迴避了
桃李春風牆外花早不覺春歸又初夏我這里高高
的燒着絳蠟滿滿的斟着玉竿一般兒倚翠偎紅受
用煞此詞音節諧暢詞意豔美真作家也

孫夏工詩

孫炎句容人也身六尺面鐵色一足偏跛於書無所
不通與金陵夏煜皆有詩名時與煜飲酒賦詩角勝
得一雋語輒搥案大譁聲撼四鄰每下筆累紙可盡
由此驚動江東炎後官總制處州苗將之叛死之煜
字允中嘗與楊憲等言於太祖曰李善長無宰相
材煜後爲僉事犯法太祖取到湖廣投於江二公
負詩名挾意氣而皆以不良死可悼也

于忠肅公神道碑

倪文毅公草于公神道碑末云惟公諱與先考同未

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悚然
按公弟阜于公之孫壻也故碑云岳在里姻之末倪
亦仁和人與于公同鄉按此可爲作文避諱者增一
事例

夏大理斷獄

慈谿夏公名時正弘治中爲南大理卿刑部獄囚有
欲亂其子婦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聞報
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死復引
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

律刦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事
干倫理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已行已殺
爲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爲所汙倫
理已爲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
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不忍加之死此 聖祖
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間其未成者猶多
謫戍今安得一切論死乎章下刑部尚書陸公瑜覆
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
多謫戍邊公所建明也公前官南太常少卿修太常

寺志十卷

康狀元祖墓

國初康公汝楫。文皇帝時爲刑部侍郎。侍郎三子。長曰爵。侍郎旣死。昭皇帝以舊輔導功。贈工部尚書。爵累官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乃濟西太史之曾祖也。公子健。官通政知事。健子鏞。官平陽府知事。實從公生長南中。云墳今鄰永泰寺。後濟西贈沈侍御。越西巡北還。詩曰。新亭有先壠。瞻省媿予生。每遇江東客。曷勝渭北情。

五堰

伍餘福三吳水利論論五堰云。古者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皆入蕪湖。以五堰爲之障也。其地在今溧陽縣界。自唐昭宗景福二年。有楊行密者。作此以爲拖舸饋糧之計。而蘇軾奏議稱五堰所以節前項諸水。其後販賣簾木。以入東西二浙者。又以五堰爲阻。遂廢去。而東西二壩列焉。於是前項諸水。多入荆溪間。有人蕪湖者。亦西北之源。而非東南之勢也。其故道尚在。去溧陽八十里。宋進士單鏐亦嘗言之。九陽江

正溧陽之所謂潁陽江者其源出自曹姥山流爲瀨
渚昔子胥避楚乞食於女後投金以報有李太白碑
在焉

供用船隻舊例

嘉靖間進貢船隻一則司禮監曰神帛筆料二則守
備尚膳監曰鮮梅枇杷楊梅鮮笋鮑魚三則守備不
用水者曰橄欖鮮茶木犀榴柿橘四則尚膳監不用
水者曰天鵝醃菜笋蜜櫻蘇糕鵝鵝五則司苑局曰
葶薺芋薑藕果六則內府供用庫曰香稻苗薑七則

御馬監曰苜蓿後加以龍衣板方等項而例外者亦
多夫物數以三十而船以百艘此固舊規也今則濫
駕者不減千計矣此在當時已然今日又當何如哉

糧船幫次

嘉靖間天下十總每年過淮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
三隻其一則南京總曰旗手衛羽林左衛金吾前衛
府軍左衛潘陽衛應天衛以及興武衛共十三衛其
二則中都留守總曰鳳陽衛懷遠衛留守中衛長淮
衛以及潁上所共十二衛其三則南京總曰留守左

衛虎賁右衛錦衣衛鷹揚衛以及虎賁左衛共十九
衛其四則浙江總曰杭州前衛紹興衛寧波衛處州
衛台州衛以及海寧所共十三衛其五則江北直隸
總曰淮安衛大河衛徐州衛以及歸德衛共八衛其
六則江南直隸總曰鎮江蘇州太倉鎮海等十一衛
其七則江北直隸總曰揚州通州泰州鹽城高郵等
十衛其八則江西總曰南昌袁州贛州安福等十二
衛其九則湖廣總曰武昌岳州黃州蘄州荊州等十
二衛其十則遮洋總曰水軍龍江廣洋等十三衛迄
今則有十三總事體亦多所更置矣

李敬中

李莊字敬中父以功臣子尚 太祖第七女大名大
長公主爲駙馬都尉拜欒城侯北征沒於王事敬中
年七歲襲父爵 成祖朝公主納其誥券敬中年已
長尚未知書或有勸之學者乃從劉原博遊襟度洒
落刻意辭翰有所作人爭傳之年七十九髮不白齒
不搖步履如四五十許人一日無疾而逝

徐居雲

徐居雲名京字禹量中山王七世孫也嘉靖中與顧公璘璘弟璫陳公沂王公廷相蔡公子羽王公寵黃公省曾蔡公子楠王公廷幹施公峻皇甫公汭汭弟濬爲詞翰友賦詩唱和所著有居雲集吳行浙行二稿又著隱若干卷皇甫司勳參定蔡中丞謝司直所芟定者爲之序旣卒又爲之墓銘詞甚悽折

謝小娥

謝小娥豫章估客女也嫁歷陽段居貞父畜巨產隱商賈間與居貞同舟貿遷江湖間小娥年十四寓舟

中亡何湖盜掠舟貨殺父及夫兩家兄弟童僕數十人悉葬魚腹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波中它船傍人掇之經夕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依妙果寺尼淨悟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解問之人人亦不解元和八年春隴西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泊建業登瓦官寺閣僧齊物者與公佐善語曰有甞婦名小娥者頻至寺中示我隱語十二字某不能辨書示公佐公佐憑檻凝思倏然了悟趣小

娥至小娥嗚咽良久告之故公佐曰若然者吾審詳
矣殺汝父申蘭殺汝夫申春何也車中猴車字去上
下畫申字也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
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申字也一日夫
者春字也足可明矣小娥慟哭書申蘭申春四字縮
衣中誓將訪賊復讐因問公佐姓氏官族垂涕去改
男子服傭江湖間歲餘轉至潯陽見戶上書召傭者
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
潯陽順之給侍蘭左右甚勤蘭大信愛之凡金帛出
入亡不委小娥者居二歲餘莫知其女人也而小娥
嘗入其室睹父之遺誓盡在輒時時私投血泣而申
春與蘭族昆季也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還密每
出門剽留小娥居守衣食小娥甚厚一夕蘭與春會
羣盜酣飲尋盜去春醉臥內室蘭露寢於庭小娥乃
潛鑊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號鄰人並至春擒於
內獲贓貨直千萬賊黨數十人小娥默識其姓名悉
擒之潯陽太守張善表之小娥得免死時元和十二
年夏也小娥復讐畢歸本里里中豪族爭求聘小娥

誓不二夫。祝髮披褐，訪道牛頭山。師主大士尼將律師十三年四月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其年夏公佐歸長安道泗溪過善義寺謁大德尼小娥侍尼左右。日公佐曰：官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年者乎？公佐曰：然。曰：使我獲報讐雪冤公也。悲泣頓首。公佐初不之識。小娥因泣訴殺二申狀。公佐嘆息爲之傳其事金陵尼中。乃有如此人。

好誇之戒

金陵張允懷以寫梅遊於蘇杭。其爲人好修飾。雖行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之澚。出金銀器飲酒。將醉吹洞簫自娛。爲盜所窺。夜深被殲。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皆銅而塗金銀者也。此可爲好誇之戒。王錡寓圃雜言志其事如此。

倪公遷學士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于文華殿之側室。倪文僖公謙與呂文懿公原實教之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國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

品皆曰正六品。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上既臨幸，二人因改坐於旁。他日，上至訝之，二人對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後天順三年，倪公以光學主順天試，有門生不中式，爲所訐，陷謫戍。後復起，官禮部尚書。

宰相街

建昌僞平章王溥全城來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糧。

太祖於聚寶門外造屋，令溥居住，置立牌樓，號其街曰宰相街。後溥爲專，毀之。

立院

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禮房吏王廸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院內夜半忽遺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

一應贓物在內。太祖大怒，庫官入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復移於武定橋等處。太祖又為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赴京入院。彼時良賤之分如此，今瀾倒盡矣。

君子舍人二衛

太祖於國初立君子舍人二衛為心腹，選文官子侄居君子衛，武官子侄居舍人衛。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之。晝則侍從，夜則直宿更番。按卽此勲衛之所由始也。後不復用文官子侄矣。

平話

太祖令樂人張良才說平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人言：太祖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於水。又嘗使人察聽將官家有女僧引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將二家婦人及僧投於水。以上二事皆劉辰國初事蹟所記。

南都人物

葉文莊水東日記云：南都數年前人物勲舊之賢如

襄城伯李公通材重望如少保黃公學行老成如都
御史吳公得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
金公通政陳公尚書黃公詞藻豔發如少卿楊公志
勤修纂如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教
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魏公之清修雅尚可以廉貪
敦薄要皆無媿士論噫如諸公者今何可多得文莊
之言如此可以想見成弘間南都宦籍之盛

鴉朝

獻皇帝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鴉以萬數集江柳向
舟鳴噪李空同以爲世宗中興之兆又曰弘治初
侍朝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於龍樓正德間不復
見矣自先大夫登朝與余忝竊班行中見每日黎明
時羣鴉盤旋飛繞五鳳樓久之方散去有人曰此之
謂鴉朝也堪輿家又有所謂鳥朝牛朝魚朝之說

杜叔循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家金陵父一元之友兵部主事
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年六十餘哭九江城
下無所歸安慶守譚敬先允恭友也母附舟詣譚謝

不納母大困。因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亡恙否，道上人以死對。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邪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卽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平時兵後歲饑，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它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環市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母事之。母性卞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誠其家人，順其所爲。母以困故，輕之母有疾，環躬爲煮藥，進七筋，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往見。伯章無所問，第曰：吾亦知之。第道遠不能

至耳環歸半年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給以它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瞑環具棺槨斂殯之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環後爲晉王府錄事至工部主事宋太史濂爲之傳萬曆中焦太史請祠於學官之鄉賢祠

尤六十

國初南都有尤六十者父以六十歲日生之因名六十力負萬斤途人或不識誤與兢六十不怒更好謂若且來吾與若語遂持其襟袖捽至廊簷下以一手援柱起引其人之裾壓柱下人始知而懇之乃舉柱出衣其力有時發不可忍急走山中遇大樹拔之連仆數株力稍稍殺矣長日不出則取徑寸大麻繩十許丈以指搯之寸寸斷以是爲嬉娛以勇名遠近而卒不出無所爲然如此力用而性不好兢悛悛衆人

中。頰。首。徐。步。若。無。儻。石。力。者。有。勇。而。善。藏。之。亦。一。奇。人。也。

舟檣

野記言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祀給一兵世守之萬曆乙亥秋余從先大夫登舟北上猶見此竿高僅可丈五六尺一木柵圍之植地上後不復見矣

南內藏書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勅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一艘載以入京至正統己巳南內大災文淵閣所藏之書悉爲灰燼矣

番僧

青溪暇筆言近日一番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啗棗果數枚而

已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糊封之或經月餘聲歎之聲亦絕人以為化去矣潛聽之但聞掐念珠歷歷有叩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在雨花臺南回回寺中

利瑪竇

利瑪竇西洋歐邏巴國人也面皙虬鬚深目而睛黃如貓通中國語來南京居正陽門西營中自言其國以崇奉天主爲道天主者制匠天地萬物者也所畫

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爲幀而塗五采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幀上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人間畫何以致此答曰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面正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異也攜其國所印書冊甚多皆以白紙一面反

復印之字皆旁行紙如今雲南綿紙厚而堅韌板墨
精甚間有圖畫人物屋宇細若絲髮其書裝釘如中
國宋摺式外以漆革周護之而其際相函用金銀或
銅爲屈戍鉤絡之書上下塗以泥金開之則葉葉如
新合之儼然一金塗版耳所製器有自鳴鍾以鐵爲
之絲繩交絡懸於簾輪轉上下戛戛不停應時擊鐘
有聲器亦工甚它具多此類利瑪竇後入京進所製
鐘及摩尼寶石於朝上命官給館舍而祿之其
人所著有天主實義及十論多新警而獨於天文算
法爲尤精鄭夾漈藝文畧載有婆羅門算法者疑是
此術士大夫頗有傳而習之者後其徒羅儒望者來
南都其人慧黠不如利瑪竇而所挾器畫之類亦相
埒常留客飯出蜜食數種所供飯類沙穀米潔白踰
珂雪中國之粳糯所不如也

南京殿廟

正統時南奉天殿災而後北都定嘉靖時南太廟
災而後九廟成

載酒亭

載酒亭顧東橋先生息園中亭子名也三字篆書乃
趙松雪門人桐江俞和號紫芝樵者筆解學士大紳
嘗推俞有能書名此篆端勁古樸無俗態東橋先生
既以扁其亭矣且索圖於姑胥謝時臣成卷畫亭中
人長者面几坐聳身若談前坐者磬恭若請益狀几
列觴缶路下艤虛舟筆意祖吳興公見吳鼎記載酒
亭卷

繹山記

景伯時太史遊繹山在正德甲戌之秋其記文不數

百言而宛然如觀曰未至鄒二十里山甚高望之石
磊磊然不見土木瓌瓏嵌空紫翠湧鬱維茲山之石
不相連屬方圓平欹各各異象其高大者數十丈小
者亦數丈如屋覆如偃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壁如
累棊如馬首如巾敷几筵如砌如累如戲如擲其大
可訝者絕頂一丸高數十丈欹置平石下臨不測有
可轉而不轉之勢或曰神戲爲之理或然也此一段
文可謂文中有畫矣

好石

南大理卿陳玉叔先生性癖好石。不啻米襄陽之下拜也。嘗過北門橋訪上舍嘉定李生。見其几上英石。鬱然森然。先生數目屬之。李生曰。公得母愛此石乎。當昇以送公。公欣然曰。果見詒何待送。卽命皂隸以手巾絡之。繫於轎杠。乘而歸。又愛徐公子鳳臺園大石。善價購之。欲歸而置於沔陽之玉沙園。數百人纒而登舟。嚙啐動閭巷。比舟至大江馬當山下。風濤洶涌。竟簸入江。百計取之。迄不能出。未幾先生以省臣論歸。將行。余送於舟次。先生意頗鞅鞅。余解之曰。據所云云。古人以爲佳話。卽不然。亦風流罪過耳。且升沉常事。何足芥蒂邪。先生大笑。抗手而別。

謔語

陸伸記謔語文云。優季南京教坊弟子也。慧而滑稽。予每從席上。令季爲謔語。多不能悉記。錄其四事。一曰。昔有病偃者。自以爲醜也。日購醫於市。曰。誰能直我者。予千金。或給之。曰。我實能直汝。偃喜。問其方。曰。蠶爾背。斷爾筋。束版而夾之。三日直之。左右曰。害於生。曰。吾與其直爾。不保其生也。二曰。丐兒與其妻冬。

夜僂而臥區而不能燠也起突富人之號宇得敝籬
篠覆而甘寢焉頃之風作警而寤出一指探籬篠外
遽縮而入蹴謂其妻曰吾與爾饗福惡知外寒猶爾
邪三曰有富翁山行而攫於虎其子操刃而逐之翁
在虎口見其子呼謂之曰刺則刺毋刺傷其皮旣而
虎死翁得生其子問之翁曰得虎而售利存乎皮皮
壞斯減賈汝蔑所獲矣吾爲是憇而亟汝語也四曰
南人有學琴十年而極其趣者自以天下無愈已挾
琴而上都邑次舍於教坊之旁教坊之人所肄皆箏
篪琵琶箏箏屬也見南人至喜羣聚而求聽焉南人
乃出琴而鼓之曲未成皆哄然而散惟一人留而泣
南人喜起作禮而問之對曰昔者吾父病介孿而死
今見先生之布指似之也故泣南人乃抵琴於地而
嘆曰嗟哉知音之寡也蓋自是不復鼓琴

弇州評詩

弇州明詩評於孫左司炎曰左司俠氣鷲發辨辭虹
矯疆圉之寄援分以沒今作歌詩十不一二存者然
頗跌宕雄逸青鳳吉光之裘片語千金藏龍如意之

珠一照累乘奚啻多哉湯參將胤勣曰胤勣雄才蓋

世與劉生御醫溥字原濟雁行氣所壓政猶小巫見大巫耳

王太僕韋云太僕宛曲穠鮮頗類温李風人之致可

挹而言若乃妙舞霓裳逸主猶憎其肉靚妝妖婢見

人更羞舉止斯為所短頗號難藥劉司空麟曰司空

朗爽登朝榮躋八座急流勇退用諧素心烟霞之癖

更多泉石之身難老其詩如癡女兒能織鴛鴦謂未

藝絕更繡鳳皇並無此鳥可發一笑顧尚書璘曰尚

書器並瑚璉材懸綺繡束髮班行遂屈羣公之左珥

管江表首馳三傑之目如春園盡花靡邁錯雜又如

過雨殘荷雖復衰落尚有微情此弇州初評也其後

評又曰湯公讓如淮陽少年斗健作噉人狀王欽珮

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顧華玉如春原盡花菴靡

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陳羽伯如東

市倡慕青樓價微傳粉澤強工顰笑語涉太苛噫千

載而下其當自有定論

蟾

內兄王孝廉肖徵嘗言嘉靖乙卯春往朝天宮行至

九曲街見一丐者臥地上飯籮中盛一大蝦蟆三足者當時惘惘行數十步始憶三足蝦蟆乃蟾也大驚詫亟回覓之則丐者不可得矣是年孝廉登鄉書

雅游篇

余幼峯先生以平生所游覽金陵諸名勝二十處各著詩紀之曰鍾山曰牛首山曰梅花水曰燕子磯曰靈谷寺曰鳳皇臺曰桃葉渡曰雨花臺曰方山曰落星岡曰獻花巖曰莫愁湖曰清涼寺曰虎洞曰長干里曰東山曰冶城曰棲霞寺曰青溪曰達磨洞因約焦澹園朱蘭嶠二太史與余起元同賦都爲一集曰雅游篇刊而行之屬余師葉閣學爲之序一時以爲勝事

金陵人物志

盛仲交貢士家有陳中丞人物志抄本余從其子敏耕伯年文學得之仲交手題其首簡云陳中丞爲此書歷有歲時脫稿沒後歸羅太守余妻姑丈司馬憲副屢借之不得最後於陳中丞子求得草本錄之余又借司馬家本錄二冊寄玉泉師於豫章昨玉泉師

客座齋言 卷六
以母夫人制家居。余又復借錄本抄之以藏於家。於以見里中故物恐倉卒中難得。爾何時有力正其譌。誤并金陵世紀刊之以傳布四方。邪嘉靖壬子仲冬十六日題於鷓息館中。時寒雨彌旬。落葉堆堦。上自以研承簷溜書之。雲浦居士盛時泰仲交甫據此去。今萬曆乙卯六十四年矣。伯年示余此書在乙未丙申間亦二十餘年。伯年下世又復屢易歲華矣。此志恐世鮮傳。本偶檢笥得之。於伯年有人琴之感。因掇而筆之。

赤松山農

金元玉嘗游浙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以赤松山農自號。居常遐視清嘯。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高簡粹白。王公貴人雅相傾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太宰青谿倪公參贊南京時嘗擬薦於朝。未果。以弘治辛酉卒。山農之標韻如此。蓋亦高士。王子新作詩嘲之。有內橋寫銘旌之語。何也。

梁公雅量

梁端肅公雖立身清峻而弘人之度未嘗不優。爲浙

客厝齋詩 卷六
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某公某某處人也公以伉直不爲如禮某公疑公易已積不能平乃撫公十惡奏之銓曹廉其非實量移公雲南而已公居之恬然不以爲介曰御史言是邪譴死無恨無然自有公論在矣居恒嘗曰犯而不校某敢當之卽某公事知其言不虛也余外舅王公又言公爲都御史里居嘗用鄉夫肩小輿行道中一御史前騶呵之峻不避御史遣問之公答曰鄉官又問何官答曰梁某也御史悚然亟尾公輿造其庭請罪公曰何罪之有第驄馬行人人斂手避小輿而敢突之必有以可勿問耳揖之而出

薛九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李後主宮中善歌稽康稽康江南曲名後主所製也江南平零落江北逢人歌此曲嘗一歌坐人皆泣錢易爲稽康曲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蟠王氣變秋霧淮聲與水浮秋霜宜城酒烟濕霧腹與君試舞當時曲玉樹遺詞莫重聽黃塵染髮無前綠

蔣康之

涵虛子太和正音譜載知音善歌之士蔣康之金陵人其音屬宮如玉磬之擊明堂溫潤可愛矣未春度南康夜泊彭蠡之南其夜將半江風吞波山月啣岫四無人語水聲淙淙康之扣舷而歌江水澄澄江月明之詞湖上之民莫不擁衾而聽推窗出戶見聽者雜迨於岸少焉滿江如有長嘆之聲自此聲譽愈遠矣

都城門

六朝舊城近北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廻二十里近南聚寶山 皇明定都大建城闕城之域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舊更名聚寶石城三山自舊東門處截濠爲城開拓八里增建南門二曰通濟曰正陽自正陽而北建東門一曰朝陽自鍾山之麓圍繞而西抵覆舟山建北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雞鳴山緣湖水以北至直瀆山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神策金川西北括師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建門二曰鍾阜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建定淮

清凉二門以接舊西門而周九十六里

外郭門

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山控野闢十有六門東南北六曰姚坊仙鶴麒麟滄波高橋上方西南六曰夾岡雙橋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曰江東北三曰佛寧上元觀音周一百八十里此京城圖志所載也今俗云裏十三外十八西又有柵欄門二一在儀鳳門西一在江東門北共十八門

十四樓

國初市之樓有十六蓋所以處官妓也而南畿志止十四曰南市斗門橋北市乾道橋鳴鶴西關中街北醉仙西關中街南輕烟西關南街澹粉與輕烟樓對翠柳西關北街梅妍與翠柳樓對謳歌鼓腹石城門外來賓聚寶門外之西重譯聚寶門外之東集賢瓦屑樂民樓北按李泰字叔通鹿邑人洪武時進士博學知天文曾掌欽天監有集句詠十六樓中有清江石城二樓晏振之永樂中金陵春夕詩又曰花月春江十四樓則知相沿已久今獨南市樓存而北市在乾道橋東北似今之猪市疑劉辰國初事蹟

所記富樂院卽此地也

諸橋

城內橋之跨秦淮者曰武定鎮淮南門曰飲虹俗名新橋

曰上浮曰下浮跨國朝之御河者曰青龍在東長安門外

曰白虎在西長安門外曰會同會同館前曰烏蠻曰栢川此水自朝陽門

外鍾山南流穿城爲銅竇而出跨古城壕者曰大中卽古白下曰復成曰

玄津曰北門跨運瀆者曰斗門曰乾道曰筮橋曰武

衛筮橋西曰景定筮橋東今名羊市橋跨古宮城河者南曰內橋

曰東虹上元縣東曰西虹北曰珍珠曰蓮花跨青溪者曰

淮清曰昇平曰竹橋跨今城濠者曰正陽曰通濟曰

聚寶曰三山曰石城跨城外諸水者曰賽工在馴象門外

曰江東在江東門外曰上方在上方門裏曰中和在通濟門外曰下

方三俱跨淮水曰來賓在小市口東曰善世在小市南二俱跨澗卽蘼蕪澗曰

重譯在西天寺東古烏衣巷

府治縣治

府治洪武初自集慶路徙治古錦繡坊大軍庫地卽

今治也

上元縣唐始置於永壽宮東徙鳳臺山西宋徙白下

橋 國朝在府治東北昇平橋西

江寧縣古去城七十里卽今江寧鎮南唐遷北門清
化坊元徙城外之越臺側 國初徙集慶路治卽今
治也縣無大門前臨街有二亭子俗謂其地勢爲牛
形萬曆中膚施楊令來謂二門前通衢不便於街側
建一屏牆甫畢役病頭痛不可忍人以俗記語之亟
撤而瘳

洞天十友

金潤十二能賦詩以鄉貢授兵部司務擢南安知府
政暇彈琴寫畫賦詩以子侍郎紳貴乞休家居手製
床几十事號洞天十友風神如仙壽九十賦詩一章
而逝

平生萬首

沈公鍾字仲律上元人也舉天順庚辰進士官副憲
致仕日賦詩平生萬首文字之外世事無所聞公後
以子寶迎養江夏年八十餘而卒有休齋稿若干卷

多宿山寺

丁公鏞舉成化己丑進士官興化守致仕性嗜文學

耽詩尤愛佳山水多宿山寺蓋清逸之士也公有石厓集今亦不甚傳

祝唐二賦

祝支山作觀雲賦手書以贈東橋先生先生甚重之每遇文士在坐卽出而展翫甚相夸詡支山又嘗爲黃琳美之作烟花洞天賦傾動一時而何柘湖皆不以爲佳要之烟花洞天自是風流佳話不必繩以禮法也東橋先生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口常誦之柘湖言唐賦托意旣高遣辭甚古而唐集不之載唐才情絕勝失意後所作多悽咽感嘆之旨往往使人歔歛欲絕真一代之異才也詩賦勝於支山而畫高出沈石田文衡山之上與祝之字並雄可以上掩前古

東橋先生論詩

東橋先生喜談詩嘗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至杜子美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規矩中耳若必要學杜只是學某匠何得就以子美爲規矩邪何大復所謂舍筏登岸亦是欺人又嘗

語人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終是空同多一臂力

衡山贈髯仙句

何柘湖云徐髯仙豪爽逸宕人也數遊狹邪其所填
南北詞皆入律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
葉句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
秣陵烟蓋其人誠足聖也公家多藏書海內志書尤
夥晚遇武宗皇帝幸其家在快園池中捕魚挾以
北行至與上同臥起賜飛魚服然襟在佞幸中公
非所志竟謝歸又二十餘年年八十餘而卒

天神圖

徐髯仙家有杜堇古狂所畫天神一幅人長一尺許
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
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畧無所謂秀媚之態蓋奇作也
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
曰此杜樗居輞川圖也

松塢高士圖

王子新作松塢高士圖以贈東橋先生大設色規摹
趙集賢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跌坐其下神檢

出塵表何拓湖言其無畫家谿徑疎秀可愛蓋其風
韻骨力出於天成也余藏有一扇面乃子新所畫墨
梅一枝花瓣用淡墨爲之精雅明秀姿態橫生後小
楷書一絕句西園春風暖復回妖桃濃杏一時開山
禽對我關關語野叟看花故故來字法智永而道勁
過之今其畫不可多得矣

子八人贊并一畫并卦曰谷昔并卦火味昔并卦
翁講山家并卦董古并卦畫天輒一融人疑一尺信

天輒圖

